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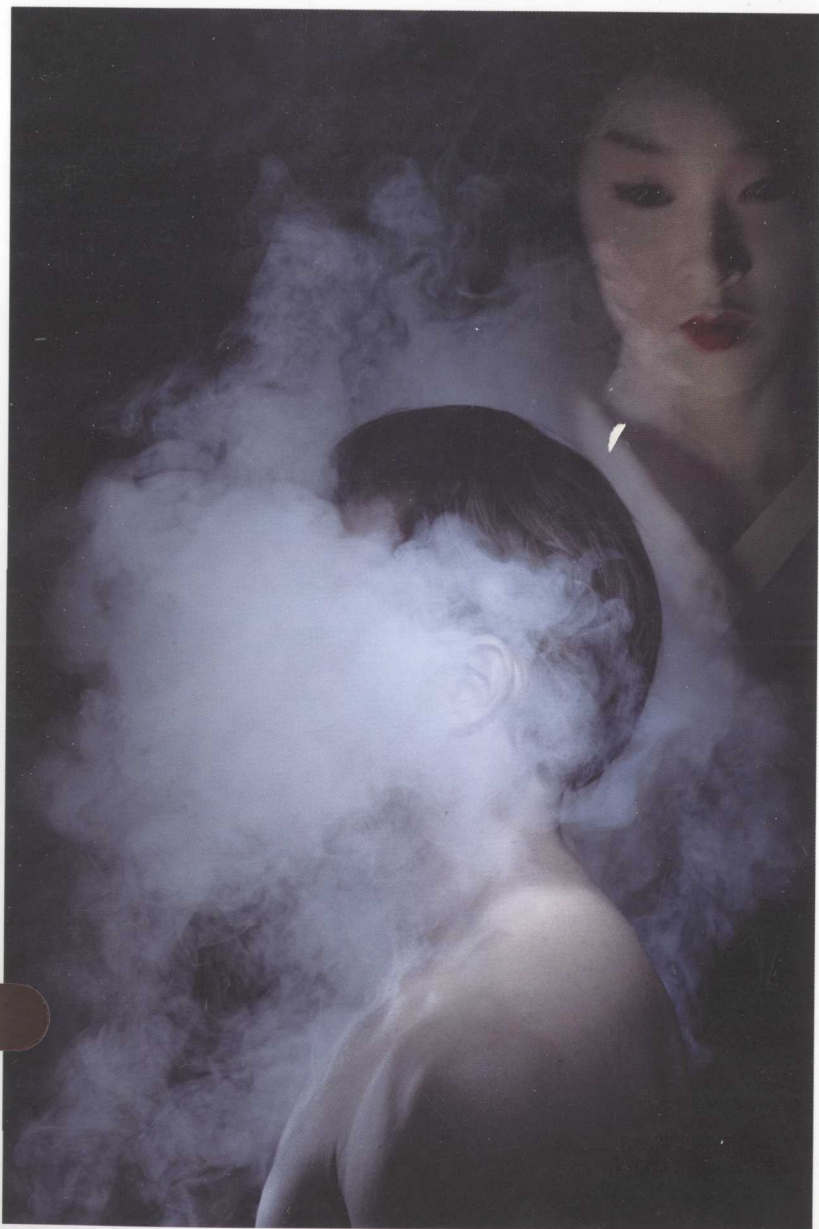
金田一探案集 | 18

さつじんき

[日] 横沟正史 著

王维辛 译

杀人鬼



南海出版公司

014032789

I313.45

848

金田一探案集 18

杀人鬼

〔日〕横沟正史 著

王维幸 译



I313.45
848



北航

C1721034

南海出版公司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杀人鬼 / [日] 横沟正史著; 王维幸译. — 海口:
南海出版公司, 2014. 4
(横沟正史作品)
ISBN 978-7-5442-5073-3

I. ①杀… II. ①横…②王… III. ①短篇小说—小
说集—日本—现代 IV. ①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002656 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30-2012-109

SATSUJINKI

by SEISHI YOKOMIZO

© Seishi YOKOMIZO 1976

Edited by KADOKAWA SHOTEN

First published in JAPAN in 1976 by KADOKAWA CORPORATION, Tokyo.

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KADOKAWA CORPORATION, Tokyo.

through DAIKOUSHA INC., Kawagoe.

All Rights Reserved.

杀人鬼

[日] 横沟正史 著

王维幸 译

出 版 南海出版公司 (0898)66568511
海口市海秀中路 51 号星华大厦五楼 邮编 570206
发 行 新经典文化有限公司
电话 (010)68423599 邮箱 editor@readinglife.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张 锐
特邀编辑 曾雪梅 史 诗
装帧设计 金 山 朱柳柳
内文制作 王春雪

印 刷 三河市中晟雅豪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90 毫米 × 1270 毫米 1/32
印 张 7.25
字 数 138 千
版 次 2014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2-5073-3
定 价 32.00 元

版权所有, 未经书面许可, 不得转载、复制、翻印, 违者必究。

014032728

杀人虫

王德丰 著
百一社 高士史 著

今日 () 对 () 家 ()



新经典文化有限公司
www.readinglife.com
 出品

目录

- 杀人鬼 /1
黑兰姬 /71
香水殉情 /121
百日红下 /193

杀人鬼

根据西方某小说家的说法，在我们周围，每五百人便有一个是未被发现的杀人犯。换言之，根据他的说法，即在我们的周围，每五百人便会有一个杀人犯正在若无其事大摇大摆地踱来踱去。若事实真是这样，那么我们居住的社会是多么恐怖。

各位啊，大家的邻居都有没问题吧？右邻那位貌似正直的公司职员 K 先生，他去年才没了妻子，可最近似乎又娶了一个年轻的女人。说不定那位 K 先生就是一点一点地给妻子下毒，神不知鬼不觉地把人杀掉的呢。

左邻那位 M 先生又如何呢？据说那位 M 先生最近因公出差了，可他真的是出差了吗？跟平常相比，你不觉得时间有点太长了吗？说不定就是他的妻子跟另一个年轻男人合谋把他杀了并埋在了后院呢。

还有对面的那位 H 女士呢？虽说 H 女士的丈夫是一位著名的学者，可他一旦心血来潮，就算是深更半夜也照样会跑出家门在外面游荡。说不定，他就是最近报纸上热炒的那个玩弄女人的杀人鬼呢。不、不，就算是著名学者，我们也绝不能掉以轻心。学者杀人的例子也是不胜枚举的。看看 H 女士那低调的态度和叽叽咕咕的说话声，说不定其中就有鬼呢。

那天晚上，四月初一个微有寒意的晚上，在看到那男人的一刹那，我就像被浇了盆冷水似的打了个寒战，或许是在电车中意外读到的外国杂志上的报道让我有了这样的想法吧。而另一方面，大概那女人惊恐而苍白的脸色也让我突然感受到了一种不寻常。

那男人戴着黑帽子和墨镜，穿着黑色外套，拄着一根粗手杖，虽然不知那是用什么木头做的。他的一条腿似乎是假腿，走起路来发出咯噔咯噔的可怕声响。男人跟站在电车站前聊天的我们擦肩而过。就在经过我们身边的时候，他的眼睛还从墨镜后面盯了我们一眼。我感到像一阵寒风吹过一样浑身一激灵，就是在这一瞬间。

跟我并排站在一起的女人无疑也是同样的反应。目送那个奇怪的假腿男人一面咯噔、咯噔地拖着假腿，一面被吸进对面的黑暗后，我舒了一口气。回头看看女人，只见她像被蛇盯上的青蛙一样身体缩成一团，肩膀微微发抖，白皙的脖颈上也大汗淋漓，还有四五根短发像糖一样粘在了上面。

不过说实话，这女人其实我根本不认识。那天晚上，我去银

座参加一个侦探小说家的聚会，正在活动结束后回来的路上。当时我在吉祥寺下了电车，走过天桥，刚走出检票口，忽然被这女人从身后叫住。

“请恕我冒昧地问一下，您这是要往哪边去？”

女人身穿相当奢华的皮外套，头戴一顶装饰着假花的小帽子，遮着额头，帽子上还带着浅蓝色的薄纱，像气泡一样高耸。她有二十七八岁。脸型基本上属于长脸，是那种日本人最常见的脸型，不过大概是化妆技巧的缘故，一点古板的感觉都没有，反倒是透着一种典雅的、贵妇般的气质。

冷不丁被这样一位美女搭讪，我不由得有点慌神，费了半天劲才把自己要回 Y 小巷的事说清楚。结果，女人松了口气似的，说道：

“Y 小巷是在快到成蹊的地方吧。呃，十分抱歉，我也是往那个方向的，路上能不能跟您一起搭个伴呢？”

女人用祈求的眼神仰视着我，一瞬间，我感到了一阵剧烈的战栗。当然，这女人请求同行也并没有深意。最近，即使是市区的繁华地段，一个女人走夜路都相当危险，更何况在这人烟稀少的郊外了，也难怪这女人感到害怕。不过，如果反过来想，那也就是说她看我比较顺眼了。换言之，我的长相中肯定还是有可博得女人信赖之处的。想到这里，我非常满意，二话不说就答应了她的请求。而那个奇怪的假腿男人就是在我们站着说话的当口出现的。当时我就发现，女人无疑早就在我之前意识到了假腿男人

的存在。不，大概正是因为那个男人，她才请求与我同行。

这且不说，假腿男人消失之后，我们便离开车站慢慢地走了起来。我本想问问她是不是认识刚才那男人，可她那过于恐惧的样子，弄得我反倒没能开口。女人也现出一副不愿让人问起的神态，还没等我开口，她自己便断断续续地讲了一件事。

她说她今晚应邀参加一个朋友的舞会，本想早点回家，可由于有个人说若是太晚的话会送她，她就磨蹭了不少时间。可到了关键时刻，当时口口声声宣称要送她回去的那个人却喝了个酩酊大醉，最后还得麻烦别人送他回去……说着说着，她还扑哧笑了起来。

由于她笑了，我也终于恢复了自在。尽管她在努力使用普通话，可还是略带一点轻柔的关西口音，这让同样出生于关西的我感到了一种亲切。因此我们的谈话逐渐轻松起来，聊得也更亲密。后来也不知是因为哪个话题，我提起了刚才在电车里读到的那篇外国杂志上的报道。

“所以我们大家都得小心谨慎。毕竟每五百人当中就有一个，说不定什么地方就会藏着坏人呢。别看表面上挺老实，可谁也不知道他内心藏着什么秘密……这种人五百人之中就有一个，这可绝不是闹着玩的。我们身边就有这种人，即使正在谈这种事的我，或许也藏着可怕的秘密呢。哈哈，开个玩笑。不过，若是五百人之中就有一个人是杀人者，那也就是说，每五百人当中就会有一个人是受害者。那个，我记得日本的死亡率好像是千分之十六左

右，那就是说五百人中就有八个。每八人之中就有一个人，也就是说日本死亡率的八分之一并不是自然死亡、病死、过失死亡或事故死亡，而是被人杀死的。”

“啊！”女人倒吸了一口凉气，但很快便在喉咙的深处笑了出来。“我终于明白您说的是错的了。八人之中就有一个是被人所杀，这怎么可能呢……”

“你不信？为什么？那你能像神仙一样知道全日本所有死亡者的死因吗？不可能吧。所以，每八人当中究竟是不是有一个人死于他杀，这事谁都不敢说。就算是那些乍一看是自然死亡或是病死，或是过失死亡，或是事故死亡的情况，背后也未必就没有人为的黑手。比如说最近经常发生的铁路事故。报纸上不是几乎每天都报道说有人因火车脱轨翻车或是从满员电车上摔下来致死吗？那真的是因为意外而摔下来的吗？说不定就是某个怀恨在心的家伙趁着混乱推下去的呢……就算是列车翻车，为了杀死坐在车上的某个人，也未必就不会对铁轨动手脚。”

“快别说了。大晚上说这种吓人的事，太疹人了。”

女人逐渐对我恐惧起来，不过我反倒觉得很好玩，便全然不顾对方的感受继续讲。

“还有一点，那就是有一些人会下落不明啊。那些下落不明的人，即失踪者，在某一期限之前是不会被登记为死亡者的。可其中肯定有很多是被人杀的。被人杀害后又被神不知鬼不觉地埋了起来……夫人，您的邻居没问题吧？如果挖一挖您邻居家的后

院，说不定就会骨碌骨碌地挖出一大堆死尸来呢。”

“停住，停住，快停住……您怎么净说这么吓人的事情呢。您太过分了。我跟您无怨又无仇的……”

女人的恐惧中似乎伴有极大的肉体上的痛苦。虽然夜色黑暗，看不大清楚她的脸，但她肯定已经是脸色苍白，连嘴唇都痛苦得扭曲了。不过，女人越是恐惧，这种谈话就越有意思。于是我越发起劲。

“没事没事，听听能怎么样？五百人中就有一个杀人犯……这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最近被人们热议的杀人鬼啊。仅仅是目前已经查明的，那家伙就杀了六个女人。尽管如此，目前不但仍然没有抓住他，就连他的来路都还没有弄清楚，你说吓不吓人。那家伙也并非长得跟常人不同。不，正因为他跟我们毫无分别，才一直都未被抓住。也就是说，那个杀人鬼在任何地方的可能性都有，说不定就是我的邻居呢。也许就是你的邻居。不、不，保不齐就是正在这里胡说八道的我本人呢。在别人看来，这种可能性也是有的。”

“不！不！请不要说得这么吓人！您别吓我了……啊，您一定是喝醉了吧。没错，是有点酒气。”

没错，我是有点喝醉了。终于上来的酒劲越发勾起了我施虐的兴致。

“哈哈——没错，没错。那个杀人鬼有可能是任何人。因为，除了那个虎口脱险的幸运姑娘，谁都没有看见过那家伙。不过，

据那个姑娘说，那家伙戴着黑帽子和墨镜，是个说话声音很低很温和的男人，走起路来还稍微有点拖着腿……”

说到这里，我猛然闭了口。大脑中忽然跳出一个念头。我朝女人扭过头来，急忙问道：“夫人，夫人……啊，抱歉，你是一位夫人，还是……”

“我已经结婚了。”女人用低低的声音答道。

“那，夫人，我问你，刚才那假腿男人是什么人？他是尾随夫人来的吧？夫人很害怕，才请求与我同行的吧？说不定那人就是最近有名的杀人鬼……”

女人忽然停了下来。虽然看不到她的脸色，可她手中的手电筒（忘记说了，她拿着一个卡片式手电筒）却在剧烈抖动。

“先生，算我求您了，不要说了……他那种人是杀人鬼？荒唐，荒唐……”

“他那种人？那就是说，夫人认识他？”

女人对此不置可否，她不安地环顾四周，然后才突然回过神似的，说道：“啊，这儿已经是 Y 小巷了，您家在哪边？”

不用女人提醒我就注意到了。我们当时正好站在我家——不，我同住的一个朋友家的前面。我顿时就回到了现实。

“啊，失礼了。这儿就是我家。”

“哦……”女人举起手电筒，读着门牌，“您是……户川唯一先生？”

“不，那是朋友的门牌。我跟他同住，所以还贴着一张很小

的名片。瞧。”

女人再次举起手电。“八代龙介，您是八代龙介先生？”她一面在口中念叨着，一面纳闷地从黑暗中盯着我，接着才回过神似的说道，“抱歉。您送到这儿就行了……非常感谢。”

接着，她微微点点头就要离开，我慌忙追了上去。

“夫人，这怎么能行呢。都送到这儿了，却不把你送到家，这岂不是半途而废？”

“但我马上就到了……”

“正因为马上就到了，才要送你呢。反正也花不了多少工夫。哈哈，没事，我保证不再说那种事了。”

女人的家仍有两三百米的距离。在成蹊的一块空地边上建着一栋孤零零的日西合璧的房子，那便是她家。看到自己家后，女人立刻恢复了精神。

“那就是我家。独门独户，所以哪一边也没有那种能骨碌骨碌挖出尸体的邻居。”

她连开玩笑的精神都有了。再走近一看，有个人正站在房子前面。女人看到后，忙说：“啊，我丈夫出来接我了。”说着就小跑过去，一下扑到对方的怀里。“亲爱的，抱歉，晚了这么多。”

“有伴儿？”她的丈夫假惺惺地望了望这边。

——原来竟是这个男人啊！我瞬间明白过来。这个男人我倒是经常在电车站遇到，很眼熟。这是一个脸色浅黑，更准确地说，是一个脸色铅灰，看上去并不健康的阴郁男人，年龄有四十五六

岁。如果他就是女人的丈夫，那这一对夫妇的年龄差距真的是很大。

“不，这位是住在Y小巷的八代先生。因为乘坐了同一趟电车，我就厚着脸皮求他把我送回来。路上害怕嘛。”女人撒娇道。

我已经再无停留的理由，便对她丈夫的招呼随便敷衍了一下，说道：“那，再见。”

说着我便转过身，而那脚步声就在这时响起。

咯噔、咯噔……那敲木鱼般的疼人的假腿脚步声从黑暗中一步步传过来。不久，刚才那个戴墨镜、拄粗拐棍的男人便从门灯的光线中浮现。他不慌也不忙，慢吞吞地朝我们三人走过来。

“晚上好……”

他低声嘀咕了一句，就再次被吸入对面的黑暗，伴着他那咯噔、咯噔的疼人假腿声……

二

尽管那一夜的事情微不足道，根本就算不上什么，不过对于我当时单调的生活来说，却是一支兴奋剂。犹如在一张灰色的吸水纸上滴下了一滴红色颜料，在我的心里激起了阵阵涟漪。

在这里，我要先把自己的来历简要介绍一下。我写侦探小说是从战前开始的，可是还没等我出名就发生了战争，不久我便应征入伍。接下来数年内，我一会儿应征入伍一会儿又被遣返，来来回回正在瞎折腾的时候迎来了停战。由于停战时我正在韩国，作为外地派遣军，我是最早退伍的一批。

回来一看，父母兄弟都去世了，房子也烧没了。也就是说，我孤身一人而且不名一文地被丢弃在了这世上。比较幸运的是，我还略微有一点文才，有一个会构思侦探小说的大脑，而且战败后的社会环境也与从前迥然不同了，对侦探小说十分欢迎。于是